

國學十典

冊三



論語

國學十典

論語

張燕嬰譯注

中華書局

憲問第十四

【題解】

本篇分爲四十四章。以評論人物的內容爲主，對象包括孔門弟子，如南宮适、冉求、子貢等；政治人物，如裨諶、世叔、行人子羽、子產、子西、管仲、孟公綽、臧武仲、卞莊子、公叔文子、仲叔圍、祝鮀、王孫賈、陳成子、蘧伯玉之使等；還有諸侯國君，如晉文公、齊桓公、衛靈公等。論及諸人的道德水平、政治才能、性格特點、舉止行爲、成就貢獻等方面。一四·三五—一四·三六章是孔子的自我評價。一四·二八、一四·三八—一四·三九章則是當時人對孔子的評價。一四·二、一四·四、一四·三七、一四·四二章介紹道德之士應有的作爲。一四·三三章反映孔子的處世觀。一四·六、一四·二三章指出君子與小人的區別。一四·二〇、一四·二七章強調要言行一致。一四·四一、一四·四三—一四·四四章強調要依禮行事。

一四·一 憲問恥^{〔一〕}。子曰：「邦有道，穀^{〔二〕}；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。」

「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^{〔三〕}，可以爲仁矣？」子曰：「可以爲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憲：即原思，憲爲名，思爲字。古時稱他人一般稱字或稱號以示尊敬，只有自稱稱名。本章直稱名，很有可能

是原憲本人記載的。

〔二〕穀：祿。

〔三〕克：勝。伐：誇耀自己。

【譯文】

原憲問甚麼是恥辱。孔子說：「國家政治清明，可以做官得俸祿；如果國家政治昏亂，做官得俸祿就是恥辱。」

原憲又問：「沒有好勝、自誇、怨恨、貪欲這四種毛病，可以算得上仁了吧？」孔子說：「可以算是難能可貴的了，能否算得上仁，我就知道了。」

一四·二 子曰：「士而懷居^{〔一〕}，不足以爲士矣！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而：如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士如果留戀安逸的話，就不足以稱爲士了。」

一四·三 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^{〔一〕}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^{〔二〕}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危：正。

〔二〕孫：「遜」的古體字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國家政治清明，正直地說話，正直地做人；國家政治昏亂，正直地做人，說話卻要謹慎。」

一四·四 子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」^{〔一〕}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」^{〔二〕}；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」^{〔三〕}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言：指善言，有價值的言論。

〔二〕有言者不必有德：道德不够醇厚的人而有善言，是善言與實際行動脫節，故而知道其道德不够醇厚，但言論本身可能是正確的。這句話既告誡人們要聽其言而觀其行（參見五·一〇章），以判斷其人是否偽善；又告誡人們不可因人廢言，參見一五·二三章。

〔三〕勇者不必有仁：單純的勇敢還達不到仁的境界，勇敢必須符合禮義纔行，參見八·二、一七·二三、一七·二四章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善言，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道德。有仁德的人一定勇敢，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。」

一四·五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「〔一〕：「羿善射」^{〔二〕}，「奭蕩舟」^{〔三〕}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、稷躬稼」^{〔四〕}，而有天下。」夫子不答。

南宮适出。子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南宮适 (Kuo)：即孔子弟子南容。

〔二〕羿 (Yi)：古代傳說中叫羿的人有三個，都是善射之人。這裏的羿指夏代有窮國的君主后羿。據《左傳·襄公

四年》的記載，后羿趁夏國式微佔據了它的國土，但由於沈溺於打獵，被自己的臣子寒浞殺而代之。

〔三〕稟(8)：或作「澆」，古代傳說中的人物，寒浞的兒子，以力大著稱。蕩：翻。

〔四〕禹：夏后氏部落領袖，曾因治理洪水有功，舜死後擔任部落聯盟領袖。他的兒子啓建立了夏朝。稷：后稷，周人的始祖，名棄。善於耕種，堯、舜時代曾做農官。躬稼：親自參加耕種。后稷躬稼確有其事，禹治理洪水也可認為與農業有關。

【譯文】

南宮适向孔子問道：「后羿擅長射箭，稟力大能翻舟，結果都不得好死。大禹和后稷親自參加農事，卻都得到天下。」孔子沒有回答。

南宮适出去以後，孔子說：「這個人真是君子啊！這個人真崇尚道德啊！」

一四·六 子曰：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」^{〔一〕}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」^{〔三〕}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君子：在這裏指有貴族地位的人，因此可以說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」。

〔二〕小人：與上句的「君子」相對，這裏的小人是指沒有貴族地位的老百姓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身為君子卻不具備仁德的人是有的，但沒有身為小人卻具備仁德的人。」

一四·七 子曰：「愛之，能勿勞乎？忠焉，能勿誨乎？」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愛他，能不使他操勞嗎？忠於他，能不給他教誨嗎？」

一四·八 子曰：「爲命^{〔一〕}，裨諶草創之^{〔二〕}，世叔討論之^{〔三〕}，行人子羽修飾之^{〔四〕}，東里子產潤色之^{〔五〕}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命：令，這裏指辭令。

〔二〕裨諶（bì shēn）：鄭國的賢大夫，善於出謀劃策，但在野外做策劃就不行。在城裏策劃就不行。此處所言詳情

可參《左傳·襄公三十一年》。

〔三〕世叔：即子太叔，姓游，名吉，鄭簡公、定公時爲卿，後繼子產執政。討論：研究後提出意見。

〔四〕行人：執掌出使的官。子羽：公孫揮的字，鄭國大夫，經常出使四方，瞭解各諸侯國的情況。

〔五〕東里：子產所居之地，在今鄭州市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鄭國擬定外交辭令，由裨諶打草稿，經過世叔的研究並提出意見，再由使臣子羽加以修飾，東里子產加以潤色。」

一四·九 或問子產。子曰：「惠人也。」

問子西^{〔一〕}。曰：「彼哉！彼哉^{〔二〕}！」

問管仲。曰：「人也。奪伯氏駢邑三百^{〔三〕}，飯疏食，沒齒無怨言^{〔四〕}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子西：春秋時有三個叫子西的人，這裏應當是指鄭國的公孫夏，爲子產的同宗兄弟，子產繼他之後主持鄭國國政。因此問過子產之後，又問到他。另外兩個，一個是楚國的鬬（*DOU*）宜申，生當魯僖公、文公之世，因謀亂被誅。一是楚國的公子申，和孔子同時，而死於其後。

〔二〕彼哉！彼哉：表示輕蔑的習慣用語。

〔三〕伯氏：齊國大夫。駢（*PIAN*）邑：伯氏的采邑。三百：指戶數。

〔四〕沒齒：終其天年。齒，年。

【譯文】

有人問子產是個怎樣的人。孔子說：「是個寬厚慈惠的人。」

又問子西是個怎樣的人。孔子說：「他呀！他呀！」

又問管仲是個怎樣的人。孔子說：「是個人才。他曾剝奪伯氏駢邑三百戶的采地，讓伯氏只能喫粗飯，直到老死都沒有怨言。」

一四·一〇 子曰：「貧而無怨難，富而無驕易。」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貧窮卻不怨恨，很難做到；富有卻不驕傲，容易做到。」

一四·一一 子曰：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^{〔二〕}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^{〔三〕}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孟公綽：魯國大夫。孔子認爲他不貪心（見一四·一二章），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說他是孔子尊敬的人。趙魏：晉國的卿趙氏和魏氏，是晉國勢力最强的卿。老：大夫的家臣稱老，或稱室老。優：優裕，有餘力。

〔二〕滕：當時的小國，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西南十五里。薛：當時的小國，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西南四十四里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孟公綽如果做晉國諸卿趙氏、魏氏的家臣，那麼能力是綽綽有餘的；但是不能勝任滕、薛之類小國大夫的職責。」

一四·一二 子路問成人^{〔一〕}。子曰：「若臧武仲之知^{〔二〕}，公綽之不欲^{〔三〕}，卞莊子之勇^{〔四〕}，冉求之藝^{〔五〕}，文之以禮樂^{〔六〕}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」曰：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^{〔七〕}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成人：完人。

〔二〕臧武仲：魯國大夫臧孫紇。據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三年》的記載：他曾設計爲季武子廢除年長的即位者立自己喜歡的少子。後不容於魯國，逃往齊國，又能預見齊莊公將敗而設法拒絕了莊公授給他的田邑。孔子曾經評價他是有智慧而無禮義的人。知（^{〔二〕}）：「智」的古體字。

〔三〕公綽：即孟公綽。不欲：不貪心。

〔四〕卞莊子：魯國卞邑的大夫，以勇敢著稱。《荀子·大略篇》說齊國想要征伐魯國，又害怕卞莊子。

〔五〕藝：多才多藝。

〔六〕文：文飾。

〔七〕要：約，困頓。

【譯文】

子路問怎樣纔算是完人。孔子說：「像臧武仲那樣有智慧，孟公綽那樣不貪心，卞莊子那樣勇敢，冉求那樣多才多藝，再用禮樂加以修飾，也可以稱作完人了。」又說：「如今的完人何必一定這樣！見到利益能夠想一想是否合乎道義，遇到危難願意獻出性命，長時間處於困頓之境而不忘平生所立的誓言，也可以稱作完人了。」

一四·一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：「信乎？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」

公明賈對曰：「以告者過也。」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」

子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公叔文子：衛國大夫公叔拔（或作發），衛獻公之孫，為人廉靜，謚「貞惠文子」。公明賈：衛國人，姓公

明，名賈。

「二」以：此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向公明賈詢問公叔文子，說：「當真嗎？這位老先生不講話，不笑，不索取嗎？」

公明賈說：「這是傳話人的錯。這位老先生到該講話的時候纔講話，因此別人不討厭他講話；高興了纔會笑，因此別人不討厭他笑；合乎道義纔去索取，因此別人不討厭他索取。」

孔子說：「原來是這樣，難道真是這樣嗎？」

一四·一四 子曰：「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^{〔一〕}，雖曰不要君^{〔二〕}，吾不信也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防：臧武仲的封邑。爲後：立後。根據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三年》的記載：臧武仲獲罪於季孫，受到攻伐，逃往

邾。自邾到防，派使者向魯君請求，立臧爲臧氏之後。魯君接受了他的請求，臧武仲遂交出防地逃往齊國。

〔二〕要：要挾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臧武仲用防邑做交換條件，請求魯君立臧爲臧氏後嗣，縱然有人說這不是要挾君主，我是不相信的。」

一四·一五 子曰：「晉文公譎而不正^{〔一〕}，齊桓公正而不譎^{〔二〕}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晉文公：名重耳。晉獻公次子，獻公寵驪姬，殺太子申生，重耳被迫流亡十九年，後在秦穆公的幫助下歸

國，公元前六三六—前六二八年在位。任用諸賢，救宋破楚，輔禕周襄王並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。他和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中最有勢力的君主。譎(ἔκβ)：言行多變化，詐偽。

〔二〕齊桓公：名小白。齊襄公弟，因襄公無道出奔莒。襄公被弑，歸國即位。公元前六八五—前六四三年在位。他任用管仲為相，國力強大，稱霸諸侯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晉文公欺詐而不正直，齊桓公正直而不欺詐。」

一四·一六 子路曰：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」曰：「未仁乎？」子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」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桓公殺公子糾，召(Shao)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：據《左傳》莊公八年、九年的記載：公子小白和公子糾都是齊襄公的弟弟。襄公無道，鮑叔牙預見將發生動亂，事奉公子小白逃往莒國。後公孫無知殺襄公自立，齊國動亂，管仲、召忽事奉公子糾逃往魯國。齊人殺死無知，齊國無主。魯莊公派人攻打齊國，並護送公子糾回國即位。而小白從莒國先回到齊國，自立為君，是為齊桓公。於是伐魯，逼迫魯國殺了公子糾，召忽因此自殺，管仲被囚，後經鮑叔牙舉薦，被桓公任用為相。

〔二〕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：多次主持諸侯的和平會盟。古時諸侯會盟，有所謂「兵車之會」——帥兵車聚合武力進行會盟，和「衣裳之會」(又作「衣冠之會」)——憑藉禮儀的和平會盟。《穀梁傳·莊公二十七年》說：「衣裳之會十有一，未嘗有歃血之盟也，信厚也。兵車之會四，未嘗有大戰也，愛民也。」

年》說：「衣裳之會十有一，未嘗有歃血之盟也，信厚也。兵車之會四，未嘗有大戰也，愛民也。」

〔三〕力：功。

〔四〕如：乃。

【譯文】

子路說：「齊桓公殺了公子糾，召忽爲他自殺而死，管仲卻不死。」接著又說：「管仲不能算是有仁德吧？」孔子

說：「齊桓公多次會盟諸侯，不動用兵車武力，都是管仲的功勞。這就是他的仁德，這就是他的仁德。」

一四·一七 子貢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〔一〕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〔二〕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〔三〕！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〔四〕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〔五〕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匡：正。

〔二〕微：無。

〔三〕被：同「披」。左衽（衽）：衣襟向左邊開。披散頭髮，左開衣襟都是落後民族的風俗。

〔四〕諒：信，這裏指小信。

〔五〕自經：自縊。

【譯文】

子貢說：「管仲不是有仁德的人吧？齊桓公殺了公子糾，管仲不能爲主子而殉難，反而做了齊桓公的相。」孔子

說：「管仲輔佐齊桓公，稱霸於諸侯，使天下得到匡正，人民直到今天還享受著他的恩賜。如果沒有管仲，我們大概要像

披散著頭髮、衣襟向左開的落後民族一樣了。難道要讓管仲像普通男女那樣拘泥於小信，自縊於溝渠之中而沒有人曉得他嗎？」

一四·一八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^{〔一〕}。子聞之曰：「可以為文矣^{〔二〕}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臣：家臣。大夫僕（ㄙㄩ）：又作「大夫選」。公：公室。

〔二〕文：《逸周書·謚法解》關於「文」的謚號有六義，其六為「錫民爵位」，與這裏相合。

【譯文】

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僕，由於文子的推薦，與公叔文子一起做了衛國公室的大夫。孔子聽到後，說：「公叔文子可以稱為『文』了。」

一四·一九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^{〔一〕}，康子曰^{〔二〕}：「夫如是，奚而不喪^{〔三〕}？」孔子曰：「仲叔圉治賓客^{〔四〕}，祝鮀治宗廟^{〔五〕}，王孫賈治軍旅^{〔六〕}。夫如是，奚其喪？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衛靈公：衛獻公之孫，名元，公元前五三四—前四九三年在位。政治昏亂，夫人南子曾經操權。

〔二〕康子：即季康子，見二·二〇章注〔一〕。

〔三〕奚而：奚為，為何。

〔四〕仲叔圍 (Zhongshuwei)：即孔文子，見五·一五章注〔一〕。

〔五〕祝鮀 (Zhuo)：見六·一六章注〔一〕。

〔六〕王孫賈：見三·一三章注〔一〕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講到衛靈公的昏亂無道，季康子說：「既然如此，為甚麼能不敗亡？」孔子說：「他有仲叔圍主管外交，祝鮀主管祭祀，王孫賈主管軍隊。既然如此，怎麼會敗亡呢？」

一四·二〇 子曰：「其言之不怍〔一〕，則為之也難！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怍 (zuò)：慚愧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一個人說話時大言不慚，實踐起來一定很困難。」

一四·二一 陳成子弑簡公〔一〕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〔二〕：「陳恒弑其

君，請討之。」公曰：「告夫三子〔三〕！」

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『告夫三子』者。」

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」

【注釋】

「一」陳成子：名恒，齊國大臣。據《左傳·哀公十四年》的記載：陳恒殺死國君齊簡公，擁立齊平公，自己出任相國。簡公：即齊簡公。名壬，公元前四八四—前四八一年在位。「簡」為謚號。

「二」孔子告哀公之事也見於《左傳·哀公十四年》。

「三」三子：即當時魯國的當權者孟孫、叔孫、季孫。

【譯文】

陳成子殺了齊簡公。孔子齋戒沐浴後上朝，報告魯哀公說：「陳恒殺了他的君主，請出兵討伐他。」魯哀公說：「報告孟孫、叔孫、季孫三人吧！」

孔子退下後說：「因為我在大夫的行列之後隨行，不敢不報告這樣重大的事啊。君主卻說出『報告孟孫、叔孫、季孫三人』的話！」

孔子到孟孫、叔孫、季孫三人那裏報告，不同意出兵。孔子說：「因為我在大夫的行列之後隨行，不敢不報告這樣重大的事啊！」

一四·二二 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」

【注釋】

「一」犯：犯顏諫諍。

【譯文】

子路問怎樣侍奉君主。孔子說：「不要欺騙，而應該說實話犯顏諫諍他。」

一四·二三 子曰：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」^{〔二〕}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上達、下達與學有關。古注以為：「上達者，達於仁義也。下達謂達於財利，所以與君子反也。」這樣解釋跟孔子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（見四·一六章）的說法相合。不過《論語》中還有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」（見六·二二章）、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」（見一五·三四章）等說法，若都以「仁義」「財利」解釋就顯然有些不太合適了。這裏用道理來解釋都能講通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君子通曉高深的道理，小人通曉低級的道理。」

一四·二四 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爲己^{〔一〕}，今之學者爲人^{〔二〕}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爲己：爲了端正和充實自己。

〔二〕爲人：爲了向別人賣弄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古代學者學習的目的是爲了修養和充實自身，當今學者學習的目的是爲了向別人炫耀。」

一四·二五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^{〔一〕}。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「夫子何爲？」對